

鄉黨圖考補證

鄉黨圖考補證卷六

黃縣王漸鴻著

續補

便便言 集註便便辯也 案便與辯字本相通史記

引此句作辯辯言又與辨通書辨章百姓史記作便

章說文米辨別也

釋審等字從此

平古文米古文尚書當作

平章與平字形近僞孔遂譌爲平章又洪範王道平

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便便詩小雅平平左

右韓詩作便便便辨治也蓋其字本皆作平後皆

譌作平矣

蹴踏如也 王菊潭四書求是曰後錄云說文解字蹴  
行平易也踏長脰行也蹴踏與下與與同義詩肆筵  
設席授几有緝御毛傳以緝御爲蹴踏之容雖敬而  
舒謂之蹴踏與 案詩授几有緝御是在堂上此經  
君在是君出路門外視朝之時與彼不同陸氏釋文  
蹴踏恭和貌以蹴踏爲恭和是與下文與與同意矣  
然蹴踏究竟恭的意思多蹴踏而與與則恭而和矣  
夏官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

注曰王揖之皆逡遁賈疏曰約鄉黨而知然則鄉黨  
蹐蹐猶逡遁也逡遁卽逡巡在得揖而就位之時也  
諸侯視朝大夫中庭北面君揖之皆逡巡就位北面  
不改蓋蹐蹐人所同蹐蹐而與與則子所獨下文復  
其位蹐蹐如也亦是復位之時蹐蹐就位非謂旣立  
定而猶蹐蹐也

襜如也 爾雅釋器衣蔽前謂之襜 案鄉黨言衣前  
後襜如則是前後皆蔽不開張也

守訓案說文襜衣蔽前廣雅襜蔽膝也錢氏論語後

錄曰齊魯之交謂蔽膝曰襜褕如謂前後蔽如襜

入公門 金氏鄉黨正義以入公門與執圭兩節合爲

一節非也入公門節疏曰此一節記孔子趨朝之禮  
容也執圭節疏曰此一節記爲君使聘問鄰國之禮  
容也是顯分兩節矣若合爲一節則入公門節記升  
堂降堂復位與執圭行聘享禮私覲參錯不合卽過  
位一事亦決非行聘之事蓋諸侯廟在雉門內入雉  
門東行卽入廟而君之朝位在路門外過位則入路  
寢庭矣其非聘禮甚明金氏以過位爲外朝之位謂

外朝在雉門外不知雉門外爲象魏卽兩觀之處其南爲府庫不可以爲朝也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若外朝在此則非發歎之所劉端臨遺書亦合此兩節爲一節皆爲聘問之事謂正朝在路門外無所謂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日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案此說非也士相見禮曰凡燕見於君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則內朝有升堂矣又以過位爲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案此說尤非也君立中庭之位在阼階

之南賓入廟升西階不過此位也至鄭注禮記引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此自是夫子見君之常禮不得據鄭注所引指此節爲聘問之事以其過位一事與聘禮不合過位而有言亦與聘禮不合也又朱子庭作四書釋地辨正以入公門節與上君召使擯爲一節其說過位謂爲擯者過中庭君揖賓之位其說升堂謂擯者不升堂儀禮言禮之常論語參言其變其說尤支離不可通

鞠躬如也 金誠齋鞠躬解曰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

朱註以鞠躬爲曲身非也鞠之字義未有訓爲曲者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曰鞠躬本

一作鞠窮阮芸臺師儀禮投勘記作鞠窮謂鞠窮雙

聲字猶踧踖也

案謂雙聲猶踧踖非謂字義猶踧踖

鞠窮二字義同鞠

當作窳說文窳窮也

自注窳从窳窳與窳同說文窳窮治罪人也今鞠囚作鞠窮

極也詩齊風曷又鞠止又云曷又極止是鞠又訓極

也窳亦作鞠

自注說文無鞠字鞠本當作窳

又通作鞠

自注說文鞠踧鞠也故文

從革今作窳窮字段借通用也

爾雅釋言云鞠窮也釋詁云鞠盈也



鞠有虛義

自注夏小正鞠則見洪氏震

而釋爲盈反

訓也

自注爾雅以徂爲存以甘爲苦皆反訓也

窮亦作窮三蒼窮窮敬畏

貌蓋敬惕之至斂束其身不敢少舒如窮極之人是

謂鞠窮孔注以鞠躬爲斂身是釋鞠窮之意非以斂

釋鞠以躬釋身也

案此句躬身二字誤倒

朱子以爲孔氏訓躬

爲身而訓鞠爲斂其義未當故以曲字易之而不知

其與經不合且失孔注之意也 案金氏此解極詳

核今節錄之

攝齊

孔注攝齊者握衣也劉端臨遺書曰孔注非也

曲禮兩手握衣去齊尺謂卽席也卽席必握衣者以  
將就坐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  
有言握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  
容之患不必握衣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  
揚故以收斂整齊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  
襄十四年傳曰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旣醉  
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列  
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  
衣攝衽者非一未有爲握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

既抱几能復摳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兩手奉  
盥器不容又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慢然攝衣冠若攝  
爲摳者何乃并及冠乎略舉數事足以見之矣 案  
古之君子坐則端拱立則正拱行則張拱常以拱手  
爲儀不以垂手爲容故攝齊不得爲摳衣也况升堂  
見君益加嚴肅而下手摳衣豈得爲敬乎下節執圭  
鞠躬如也若升堂必摳衣既執圭能復摳衣乎自後  
人不以拱手爲敬而以垂手爲敬故升堂有摳衣之  
容前漢王式傳唐生褚生摳衣登堂誦音禮甚嚴是

漢人之升堂以摳衣爲敬矣說文攝縞也一說摳衣升堂是漢儒舊說以攝齊升堂爲摳衣升堂矣然非論語之本義也韓詩外傳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此非升堂也而亦攝齊若以爲摳衣豈弟子見先生之儀乎劉向說苑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若謂摳衣以事先生成何辭乎曲禮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鄭注曰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此漢禮耳古人請業於先生皆拱立不摳衣也劉君以攝爲斂整引證確鑿而焦里堂論語補疏仍申孔注其說亦甚辨然

焦之強不若劉之正也

沒階趨進 翟晴江四書考異曰舊文無進字釋文曰

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聘禮記注引有進字

唐石經有進字太平御覽居處人事二部張子正蒙

引文皆有進字朱子或問曰問何以知無進字曰降

而盡階則爲趨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案

翟

子華子

孔子贈篇云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

似可證此進字非衍誤特其書爲後人依託恐卽依

仿論語言之 案子華子沒階與此同其進則爲將

拜之故旣沒階趨進而拜與此趨而退者異矣此不足以爲證 阮芸臺論語校勘記曰經義雜記云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儀禮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字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孫志祖云說文引此文亦有進字見走部趨字注 案據此所引可證本文有進字趨進謂趨前就其堂下中庭之位也趙鹿泉謂疾趨而出則誤矣

上如揖下如授 注疏以上如揖爲授玉時下如授爲  
下堂時非也曲禮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  
委孔疏曰此明授受時禮是授玉之時俯身微下佩  
垂佩委是其儀也不得如揖聘禮記曰授如爭承謂  
敬慎之至也又曰下階發氣怡焉是下堂之時氣自  
發舒未嘗如授蓋此節皆記執圭之容故朱子曰執  
圭平衡高不過揖卑不過授此爲定解或云魯讀下  
爲趨古字而如通謂是上而揖趨而授也然上下文  
許多如字皆作如似解不應此兩如字別生異義况

堂上不趨執玉不趨豈可云趨而授乎

君子不以紺緌飾 此一句訖無定解舊謂紺是齊服

緌所以飾練服故不用朱子從之然紺非元緌非緌

則舊解誤也陳恭甫左海經辨曰紺緌色淺紅紫色

姦故皆不用然紺深青緌五入則色非淺也陳氏從偽孔以

緌爲緌故云色淺江慎修謂紺緌皆赤黑之間色故不用然

紺以纁入青緌以纁入黑皆非赤黑之間色也惟周

理衷四書典故辨正說猶近是其說曰紺緌並非不

正之色考工記鍾氏注緌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



色也士冠禮爵弁注其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緌則爵弁之色卽緌色緌旣可用爲弁獨不可用爲飾乎考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準以素純卽緣也尊者俱存則多飾而以纁不俱存則飾少而以青俱亡則無飾而以素紺緌非纁又非青素於盡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案此說可備一解古者三十無父不爲孤未知其當用何飾曲禮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呂氏大臨曰旣除喪猶不改素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據此是孤子不當室旣除喪猶純采然則三十無父不爲孤亦純采與青赤黃白黑得五方之正者正色也

綠紅碧紫駢兩相雜而相尅者閒色也五閒色之外  
纁亦赤黃雜亦謂之閒色而不相尅玉藻衣正色裳  
閒色謂冕服上元下纁也冕服而用閒色者上元象  
天下纁象地土無正位寄於南方火故赤黃雜也考  
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鄭康成謂四入  
爲朱六入爲元四入之朱正赤也七入之緇正黑也  
是皆正色故禮服用之紺爲青而微赤緇爲赤而微  
黑元爲黑而微赤雖相雜而與他閒色之勢均力敵  
者不同故緇用爲爵弁亦用爲爵韞元用爲冕服亦

用爲元端服惟紺於經未見所用 金氏鄉黨正義  
曰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爲褻服此二句是深  
衣之制自來未經人拈出 案君子不以紺緌飾謂  
是深衣之制與周氏說合紅紫不以爲褻服則不指  
深衣言矣禮記深衣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  
相可以治軍旅善衣之次也可知深衣非褻服矣  
金氏又曰江慎修以褻服爲在內親膚之衣又名澤  
又名袒服誤矣 案江氏所謂袒服乃因褻服而兼  
及之未嘗專以袒服爲褻服 又曰朝祭之服皆無

飾惟深衣有之 案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列采卽

飾也

鄭注以緇衣素裳爲列采案既云列采則必有緣飾說詳禮記條辨天子素服條下

古者

冠有飾裳有飾帶有飾裘亦有飾此皆朝祭之服有

飾也何獨於衣而無飾

祭服之衣飾詳禮記條辨諸侯黼大夫黻條下

必表而出之 金氏鄉黨正義曰漢儒說表衣爲在絺

綌之外出爲出門但出之二字文義未安皇疏本必

表而出無之字今本有之字蓋衍文也 案此經卽

無之字漢儒之說仍恐難通蓋惟朝服祭服元端服

絺綌之外乃有表衣此經所言乃深衣也深衣必露

著之無論在家出門其上皆無表衣夏則用葛用葛  
卽名絺綌其上亦無表衣也故此句斷以朱註所云  
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爲定解若玉藻衿絺  
綌不入公門彼是入朝見君或朝服或元端則絺綌  
之外有表衣漢儒所說表衣在絺綌之外是矣蓋人  
臣見君必有上服無以深衣者玉藻朝元端夕深衣  
注疏謂夕時以深衣  
見君金氏已  
辨其非矣故雖甚暑亦不敢露著絺綌入公門鄉  
黨所記者旣非入公門何必不露著之知此絺綌爲  
深衣則玉藻與鄉黨皆不煩言而解矣

短右袂 集註短右袂所以便作事至其短之之法注  
家皆不言蓬萊楊祖洲先生鄉黨約說曰聖人兩袖  
本齊私居時右袂常袖之故短俞蔭甫羣經平議亦  
同此說又案褻裘長說文作結衣長結與褻古今字  
裘作衣蓋齊古之異文

狐貉之厚以居 閻百詩四書釋地又續曰滿巽元解

滿之章字巽元  
萊州掖縣人

若作裘與上狐裘複作燕居又與褻

裘複蓋居卽居吾語女之居詩秦風文茵暢轂車中  
所坐虎皮褥也夫子亦取此二獸皮爲坐褥以其溫

厚可適體耳 案子罕篇與衣狐貉者立是以狐貉  
爲裘也此經狐貉之厚以居承上文褻裘寢衣閻氏  
謂是坐褥說似可從坊記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士  
不坐犬則坐羊可知大夫不坐羊則坐狐貉可知裘  
取其溫坐取其厚故曰狐貉之厚以居王菊潭譏閻  
氏釋狐貉之厚以居無所據今取坊記證之有可據  
矣不然試問大夫不坐羊其在羊以上者何物也又  
案說文引論語狐貉作狐貉子罕篇狐貉釋文曰依  
字當作狐貉

羔裘元冠不以弔 孔氏檀弓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  
未變之前吉服而弔謂羔裘元冠主人既變之後雖  
著朝服而加冠以經又曰養疾者朝服始死則易去  
朝服著深衣喪大記疏曰小殮之後來弔者掩襲裘  
上之裼衣若未小殮之前弔者開朝服露裼衣 案  
此二疏皆誤也檀弓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  
又曰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鄭注曰不以吉服弔喪  
是始死卽不以羔裘元冠弔矣其引羔裘元冠夫子  
不以弔正是證明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如此明曉



而說者乃欲阿附孔氏謂喪大記疏最確謂論語羔  
裘元冠不以弔是據小殮以後言之過矣家語季桓  
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往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  
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  
汝何疑焉此與檀弓正相合說者因其與疏說不合  
則指家語爲王肅之誤謂檀弓羔裘元冠者易之是  
爲養疾者言之今考儀禮士喪記曰有疾疾者齊養  
者皆齊養者之齊必元端世子之記曰若內豎言疾  
則世子親齊元而養鄭注曰養疾者齊元元冠元端

是也而孔氏乃云養疾者以羔裘元冠之朝服何據

乎喪大記曰疾病體一人

四人持體

男女改服屬纊以俟

絕氣鄭注曰男女改服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庶人

深衣

儀禮士喪記亦有男女改服句鄭注亦同惟庶人深衣作主人深衣金樸園儀禮正譌曰男女

改服唐開成石經無此四字錢塘鍾氏儀禮鄭注本亦無此四字及注十三字案男女改服

在四人持體屬纊以俟絕氣之時雖有賓客來問病

何暇為之改朝服且自親寢疾以來何時不有賓客

來問病都不為之改朝服而獨於屬纊之時為之改

朝服乎蓋此改服為親將死不可服元端故改服深

衣耳不拘乎庶人而後改服深衣亦不拘乎有無賓客來問病也士喪記曰乃卒主人啼兄弟哭鄭注曰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鄭意謂由朝服改深衣今據喪大記男女改服在屬纊之時已是改服深衣矣至始死則未嘗改服檀弓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殮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旣小殮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此可爲始死不改服之明證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鄭注雞斯讀笄纚上衽深衣之

裳前是但去冠而笄纚

纚以韜髮笄以貫之

去屨而徒跣又扱

深衣之上衽並無改服之文則自屬纚之時已改服深衣明矣解經者展轉遷就不知養疾者由元端易深衣而謂服羔裘元冠之朝服不知男女改服在疾病時而謂始死易去朝服與士喪記喪大記檀弓問喪論語家語無一合者而欲伸其始死以羔裘元冠弔喪之說豈可得乎蓋夫子羔裘元冠不以弔始死已然不在小殮之後也但論語不言服何裘何冠據檀弓與家語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則非羔裘元冠

卽不必易纁繭組袍麕裘狐貉之等皆可也但曰易之而已是亦不拘易何服也蓋始死而往必是哀情迫切故不暇易服唯服羔裘元冠者必須易去之耳檀弓子游謁裘而弔主人旣小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此但易裼而襲又加帶經而不易裘冠是小殮以前小殮以後同服但以襲經爲異耳惟大殮以後則皮弁加經成服以後則錫衰或疑衰鄭氏喪服注曰諸侯及卿大夫以錫衰爲弔服士則疑衰有朋友之思者總衰皮弁加經者素衣麕裘也此素衣是素布總衰錫衰疑衰皆素弁加經亦

麤裘詩羔羊疏曰狐白之外唯麤裘素也 孫敬軒  
禮記集解曰喪大記男女改服謂改其養疾之元端  
而深衣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但言扱上衽而不  
言改衣則前此已深衣至此特扱其衽明矣始死羔  
裘元冠易之者謂疏親不與於養疾至死而方以吉  
服至改而素冠深衣也羔裘不以弔則弔衰皆襲麤  
裘也 案此與鄙見略同其云至死而方以吉服至  
非是蓋羔裘元冠者易之是易之而後往非既至而  
後易也又專據疏親案之家語亦不合至易去羔裘

元冠卽可以麤裘素冠外著素服亦不待成服著裘而後易麤裘也素服衣如皮弁衣而無采緣玉藻年不順成天子素服左傳晉敗秦師於殽秦伯素服皆此服也素衣素裳始死易服而往者若易深衣則無裼法易素服則有裼裘之儀矣

吉月必朝服而朝 金氏鄉黨正義曰若謂致仕後月朔朝君當明著致仕之文但言吉月何知爲致仕之月乎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蓋告朔皮弁服朝則朝服先服皮弁告朔後服朝服而朝禮

也當時告朔禮廢羣臣遇月朔或卽服皮弁而朝是  
僭天子之朝服矣玉藻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  
也可以爲證君子於此必朝服而朝不敢服皮弁也

案江氏圖考曰告朔之後當視朝孔子致仕之後  
吉月惟朝服而朝不從視朔者致仕者異於在位之  
臣也江君此說本自未允蓋魯君是時久不視朔江  
氏據視朔而言宜其來金氏之辨駁也然江氏又曰  
是時魯君未必視朔卽視朔亦惟從視朝致仕老臣  
可不朝吉月必朝者一月更新不忘君也此說允當



之至金氏乃云但言吉月何知爲致仕殊不知但言吉月正以見其爲致仕若非致仕則日日必朝服而朝何以但言吉月也金氏謂鄉黨不皆記孔子之事故爲是說耳又謂當時羣臣服皮弁以朝君子於此必朝服而朝然羣臣旣皆僭禮不知此君子是指何人上文羔裘元冠不以弔檀弓引爲孔子之事此句與上文相連是記孔子之事無疑也

劉端臨亦謂此句非孔子之事

竊恐未允

齊必變食 周禮膳夫王齊日三舉鄭注引論語齊必

變食賈疏謂不食餽餘以遠褻也案殺牲盛饌曰舉  
王日一舉日中及夕仍餽朝食之餘齊日三舉則每  
食必新殺此天子之齊必變食也夫子之齊不必每  
食新殺要不餽朝食之餘亦齊必變食之一證云

膾不厭細 黃雲石鄉黨考曰曹子建七啟云累如疊  
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張景陽七命云命  
支離飛霜鏹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測  
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皆極形其細切也 案  
牛羊魚皆可作膾而魚膾爲多作膾之法先薄析成

片復細切成絲加鹽醃蔥芥之屬以殺其生氣古人  
食之以爲珍味但粗則害人多食亦害人後漢陳登  
食膾而生蟲積華陀以藥飲之吐蟲三升赤頭皆動  
其半身猶是生魚膾也見後漢華陀傳此膾粗害人之證麋  
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則粗於膾矣而不害  
人者釀之爲菹也

不使勝食氣 說文旣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旣程  
易疇說文引經異同敘曰古文氣息字作气加米則  
爲氣稟字今餽廩字與旣字通然後世無不讀爲氣息字

者不有說文則論語食氣亦難通其義矣 案程說  
非也論語食氣說文作既釋文曰如字當從釋文如  
字爲得蓋論語原有齊古魯不同今莫辨其何者爲  
古何者爲齊魯釋文於不同處每云魯讀某今從古  
則陸氏時古論魯論猶可識別 朱子曰唐藝文志已  
不載齊古篇目陸氏  
蓋於諸食氣之氣釋云如字蓋是魯論作氣而說文  
家得之  
所據者古論作既也竊謂此氣字本當作气今作氣  
者段借字也說文作既旁通字也氣在米部不在气  
部是氣字本不作氣息解然今經傳氣息字皆作氣

是段借已久今以氣息解之於義未有難通北山陳氏曰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是也肉氣勝則穀氣滯穀氣滯則元氣傷集註食飯也飯氣卽穀氣此何難通之有若從說文作小食解則是肉雖多不使勝小食轉恐難通耳說文旣字下引論語者此別是一義見其又與氣通也氣字從气下米其重文作槩又從旣下米可知氣與旣通矣氣字解云饋客芻米與旣字解云小食義亦相通蓋氣客之氣有大食有小食如聘禮之歸饗餼大食也說文引左傳

齊人來氣諸侯亦大食也中庸之既稟小食也分言之氣爲大食既爲小食今小食既字不多見大食小食皆通作餽矣

自氣字段借爲氣息字乃別作餽字亦猶稟字段借爲稟受字故別作稟字

字此皆與論語之食氣無涉蓋說文常有一字兩解者既字解云小食此以既稟之既解之既字本義也又引論語不使勝食既此以氣息之氣解之旁通之義也兩義原不相蒙說文此例甚多衣部袷裾也此一義引論語朝服袷紳此別一義非謂朝服裾紳也芥部界幔也此一義引論語界盪舟此別一義非謂

嫚盪舟也心部愉薄也此一義引論語私覲愉愉此別一義非謂私覲薄薄也若支部斲字解云解也引詩云服之無斲又解云厭也此因別一義而別加解說文此類亦甚多其不別加解者省文耳然則旣字引論語不使勝食旣與小食也之解不相蒙亦明矣沽酒 天官酒正注曰有功沽之巧賈疏曰功沽謂善惡是沽酒惡酒也或據此謂鄉黨沽酒是惡酒但鄉黨以沽與市對故集註謂沽市皆買也或謂榷酒始於漢古無沽酒者然漢始榷酒稅耳沽酒不始於漢

也戰國策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是戰國時有沽酒矣安見孔子時無沽酒也惟伐木詩無酒酤我不得謂買酒當從毛傳爲一宿酒也

祭肉 祭於公不宿肉此爲助祭於公所得之膳肉也祭肉不出三日此爲致膳之肉非助祭者也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豕則以豕左肩五箇鄭注折斷



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孔疏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至蹄爲九段今案大夫祭以少牢其致膳於君子當用羊左肩臂臠斷折爲七箇考少牢饋食禮正祭之俎用右體至賓尸之時卽用正祭之俎燔之不更殺尸俎仍用右體其侑俎及主人主婦俎長賓長兄弟俎皆用左體侑之正俎用羊左肩主人之加俎用羊左臂主婦俎用羊左臠其致膳於君子復有左肩臂臠折七箇者何也孫敬軒謂少牢賓尸則不致膳其說無據頒胙盛禮也焉有賓尸而遂不致膳者

乎方望溪云士祭祖禰宜有二牲大夫三廟宜用三  
牢然儀禮特牲少牢二禮皆特祭也特牲禮未見有  
二牲少牢禮未見有三牢耐練曰告士亦惟一豕大  
夫亦惟一少牢且玉藻云膳於君有葷桃茆於大夫  
去茹於士去葷是所膳者不止一人若每用七箇何  
以給之蓋若九若七若五但於左肩臂臠諸處折分  
其骨取足其數而已非舉左肩臂臠而盡用之也卽  
所致者不止一人亦止於所尊者一人備九箇七箇  
五箇之數不能人有此數與有司徹曰侑俎豕左肩

折注曰折分爲長兄弟俎也是左肩可以折分矣特  
牲禮曰主婦俎觶折注曰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  
觶之骨最少後足之末近蹄者謂之觶而亦可以折分則諸骨無  
不可折分者矣少牢禮主人酌獻上佐食其俎折注  
曰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用之則正體之骨皆可折  
分矣雖折分之要須識其爲何體之骨

疏食 述而篇飯疏食僞孔以疏食爲菜食鄉黨雖疏  
食僞孔注無說蓋亦謂是菜食矣今考儀禮喪服傳  
曰旣虞疏食水飲旣練始食菜果禮記雜記曰旣葬

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則疏食非菜食明矣阮氏  
論語校勘記飯疏食下曰皇本疏作蔬釋文出疏字  
云本或作蔬說文無蔬字新附始有之又雖蔬食下  
曰皇本同北監本毛本蔬作疏今案作疏是也僞孔  
所據本必是蔬字故解云菜食然月令山林藪澤有  
能取蔬食呂氏春秋亦作疏可知古無蔬字菜蔬字  
亦作疏也至越絕書計倪內經云庚貨之戶曰穡比  
疏食辛貨之戶曰菓比蔬食穡爲疏菓爲蔬漢時始  
分兩字矣 說文粗疏也段若膺注曰大雅彼疏斯

裊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麤卽粗正與許書互相證  
疏者通也引伸之猶大也故粗米曰疏糲米與裊米  
較則糲爲粗稷與黍稻粱較則稷爲粗九穀考曰凡  
經言疏食者稷食也論語疏食菜羹卽玉藻之稷食  
菜羹 案程氏段氏據玉藻之稷食菜羹謂疏食卽  
稷食說固可通然以稻粱對稷食而言則稷食爲疏  
食以精米對粗米而言則粗米爲疏食人君日食有  
稻粱子卯稷食於人君卽爲疏食矣士庶之家以黍  
稷爲常食則論語之疏食對精米而言猶云脫粟之

飯蓋稷食之中又有精粗也 稷之爲物自漢迄今

辨說紛歧說文禾部稷齋也五穀之長徐鍇曰案本草稷卽稌一名粢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糜其米爲黃米今案徐氏據本草非也稌卽糜似黍故字從黍北方多有之苗與黍無小異穗與粒亦皆似黍而不黏農家多種之取其多穫非嘉種也不足以當五穀之長且說文云稷齋也齋稷也又曰稌糜也糜稌也則是稷與齋爲一物不與稌爲一物顯然可見 程易疇九穀考曰稷黏者爲秠北方謂之高粱通謂之

稊稊又謂之蜀黍高大似蘆月令首種不入鄭云首種謂稷今北方播種高粱最先管子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日至七十日今之正月也今南北皆以正月藝高粱案此說尤非也以稷爲高粱者舊有是說李時珍已辨其非今據管子日至七十日而藝稷則知確非高粱蓋日至七十日在正月雨水之後二月驚蟄之前管子齊人齊地瀕海多寒而高粱畏霜今齊地藝高粱者多在穀雨後其地氣煖者或在穀雨前未有正月者管子謂日至七十日而藝稷者

以稷爲五穀之長詩甫田正義曰稷是穀之長爲諸  
穀之總名然則藝稷猶言播穀日至七十日陰凍釋  
可以爲播穀之始耳詩所謂于耜舉趾是也今以播  
種先後考之詩王風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鄭箋曰我  
以黍離離之時至稷則尙苗孔疏曰黍言離離稷言  
苗則是黍秀稷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  
相類但以黍比黍黍差爲植先種曰植故黍秀而稷尙苗  
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尙苗六月時也未得還歸  
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



今案諸經傳多以黍稷連言則黍稷相類之物黍生於巳四月也稷生又在其後則非首種甚明月令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鄭注引舊說首種爲稷高誘注呂氏春秋曰雪霜大摯傷害五穀春爲歲始稼穡應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入此注實勝於舊說

守訓案稷今之穀子也自唐以來言者紛紛幾不辨爲何種程氏瑤田作九穀考說亦明核然謂漢人不識稷而不能於經中指一確證此豈足取信於後人

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實又曰不能藝黍稷書曰純其藝黍稷凡此黍稷並稱明其一類也月令中央土食稷與牛則稷爲黃色后稷社稷以名官以設祭則稷爲最重之物常用之品穀之色黃而常食者非穀子其何屬此皆可據經而斷者也

漸鴻案周之建都在西北故經傳多

言黍稷周禮職方雍州其穀宜黍稷冀州其穀宜黍稷今其地以黍與穀子爲常食可知經傳言稷者爲穀子經之外則當求漢人之說程氏專據說文然說文

稷字下云齋也五穀之長齋字下云稷也與鄭注甸師之說合且云五穀之長自漢以來卽呼今穀子爲

穀穀公名也必五穀之長斯以屬之非此其克當乎  
又稂字下云稂之黏者也可知稂爲稂之不黏者矣  
今北方明有稂穀子則稂爲穀子無疑周官大宰云  
三農生九穀先鄭後鄭所說皆無粟程氏因以梁爲  
粟不知粟者專稱則爲稂若泛稱則豆之外皆粟也  
故古人每稱菽粟能以此屬之梁乎

漸鴻案凡米之  
未舂者皆曰粟

禹貢四百里  
粟五百里米 尚書考靈曜張昏中可以種稂尚書大

傳淮南子說苑則皆曰張昏中可以種穀諸書互證  
稂爲穀子又甚確鄭注甸師曰粢稂也穀者稂爲長

是以名班固白虎通曰稷者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  
多非皆穀子而何此固漢人之說也漢以後始有異  
說然郭璞孫炎注爾雅皆曰稷粟也經典釋文亦曰  
相承云稷粟也顏師古急就篇注曰稷粟一種但二  
名耳何嘗不以稷爲穀子惟漢律稻米一斗得酒一  
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  
酒一斗爲下尊旣言稷又言粟是爲可疑然顏師古  
已辨稷字之誤曰稷米當是黍米粟卽稷也漸鴻案前漢平  
當傳注師古曰稷卽粟也中尊宜用黍米不當言稷  
案稷米不黏者不可以釀酒此言粟米得酒者蓋稷

之黏者卽今之秬穀子禮運案醞在堂孔疏曰作酒不用稷然則案醞亦稷之黏者也又案稷米卽小米今人作火酒近說經家解亦不一大抵南人食稻於有用小米者諸種未經深考故段氏王裁王氏念孫胡氏培翬無所辨論皆從程說而已而王氏鳴盛則曰說文稷案互訓稷色黃得土之正爲五穀之長北人食稷故多壽盛氏百二則曰稷亦名案俗名小米亦通稱爲粟爲穀粟本公名蓋物之廣生適用者例以公名名之故呼稷爲粟則可別粟於穀與稷則不可兩說可謂明晰矣若北方諸先生則更皆知之如郝蘭皋王棻

友桂末谷或引爾雅注以證之或引楚辭注以證之  
或引五經異義孝經援神契以證之皆不以程氏爲  
然夫以程氏之必以稷爲高粱以穀子可屬之梁耳  
案說文梁米名也未指爲何米而先鄭注九穀無梁  
若果梁爲穀子穀子爲日用常食之物先鄭何至遺  
此汜勝之書謂梁可釀酒如糯米曲禮疏訓梁曰黃  
梁白梁唐本草注云黃梁出蜀漢商浙閒香美逾常  
白梁扁而粗長爲黃梁之亞則知梁非穀子矣古云  
膏粱之性又云凶年大夫不食梁肉可知梁爲貴粟

不能如今穀子之多也

漸鴻案公食大夫禮先設黍稷加饌乃有稻粱而公親設

梁宰夫設稻則稻粱貴於黍稷梁又貴於稻也

且古居喪者不食粱而朝一

溢米夕一溢米非小米乎亦可爲粱非穀子之證若

高粱則名蜀黍見博物志緣種自蜀來也又名蘆粟

形如蘆因以名也又名木稷比稷高大如木也高粱

旣稱爲木稷則不得直名爲稷矣且高粱有紅白二

種而無黃者程氏謂有金黃色者不過欲以解素問

金匱眞言論其色黃之文不知高粱卽有黃者亦紅

黃色不能純黃可目驗也程氏又因目高粱爲稷遂

並秫而謬指爲高粱以北方呼秫秫爲證然吾鄉俗呼高粱爲胡秫郝蘭皋曰胡大也猶言大秫也直隸人亦有呼秫秫者疑音之轉也

漸鴻案高粱之名於經不見惟考工記鍾

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丹秫蓋卽今之赤高粱其殼赤黑如漆故可以染緇今人猶用以染絳

瓜祭 釋文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李孝臣羣經識小曰

必字从八匕篆文作𠂔與瓜相近而誤 案陸氏從

古古篆文本是𠂔字與瓜相近遂誤讀爲瓜耳據李

氏此說知古論語魯論語皆是必字舊解因禮記有

瓜祭上環一句遂定爲瓜字殊傳會蓋疏食菜羹極



言其薄也若此外又增出瓜則可祭者多矣何以但言瓜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釋文傷人乎絕句一

讀至不字絕句翟晴江四書考異曰鹽鐵論刑德章魯廐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可知漢人亦以不字下屬 案不字下屬是也以廐爲魯廐則誤鄭此注云退朝自君之朝來歸皇侃疏曰孔子家養馬處被燒也釋文曰廐夫子家廐也邢昺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雜記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

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孔疏亦曰孔子馬廐被  
焚也鹽鐵論作魯廐王弼作公廐家語作國廐皆誤  
鄉人孔子鄉人也退朝而鄉人來弔故知爲孔子之  
私廐若魯廐則士大夫何以獨弔夫子 周禮校人

三乘爲阜三阜爲繫六繫爲廐鄭注曰廐二百一十  
六匹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  
閑馬二種注曰每廐爲一閑依鄭說大夫四閑有馬  
八百六十四匹故趙商疑之今案說文廐馬舍也孔  
氏春秋疏曰馬之所處謂之廐是不必二百一十六

匹始爲一廢也經言天子諸侯大夫廢數遞減其每  
廢之馬數亦應遞減經不言者略耳大夫之家安能  
有馬八百六十四匹也又案周禮家四閑謂卿也若  
下大夫則不必四閑

加朝服 任幼植并服釋例曰有疾者齊元端 案士

喪記疾者齊注曰正性情也是但以正性情爲齊寢  
疾之時不必上衣下裳如平時之齊元端也其下文  
云疾病徹褻衣加新衣是疾者褻衣由便非元端明  
矣養疾者齊則服元端說已見前又案論語加朝服是因君來視疾

喪大記徹褻衣加新衣在廢牀之後屬纊之前非爲君來視疾也毛西河因鄭注云徹去褻衣加新朝服遂謂是君來視疾時然其上文云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則徹褻衣加新衣乃君大夫士之通禮也大夫士寢疾之時君來視疾則加朝服疾病雖無君來視疾亦徹褻衣加新衣人君疾病亦然

寢不尸居不容 包咸注曰寢不尸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是尸爲屍居不容陸氏釋文作居不容云或作容臧玉林從釋文作客而以尸爲弟爲尸之

尸與客字對以包注以尸爲屍爲非今案尸不可通  
作屍而屍可通作尸儀禮士喪禮禮記喪大記屍皆  
作尸問喪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說文曰尸陳也象  
臥之形釋名曰尸舒也骨節解舒不能復自飭斂也  
然則古但有尸字後來乃增出屍字耳寢不尸包注  
實爲定解若以爲祭祀之尸則尸必坐而寢則臥也  
不可通矣鄭小谷愚一錄云寢不尸嫌其安寢而爲  
端坐象也今案說文寢臥也寢卽是臥若宰予之晝  
寢或是坐而假寐然非寢之常此經據當寢之時而

言寢卽是臥矣故尸字不可作祭祀之尸解若夫居  
不客或作容釋文兩存之原未斷其爲客也朱子作  
容儀解已自允當而臧玉林段若膺阮芸臺焦里堂  
鄭小谷諸君俱從居不客皆好異之過也考禮記祭  
義濟濟者容也釋文亦作客云口白反盧召弓從之  
阮芸臺作攷勘記廣攷衆本無一作客者惟王肅音  
爲口白反故不敢從也而論語居不容唐石經作客  
經義雜記作客攷勘記遂定爲客字然陸氏云居不  
客或作容是唐石經以前已不能定爲客字今能據

唐石經定爲客字乎

瞽者 周禮序官大師注鄭司農曰無目眈謂之瞽許氏說文曰瞽目但有眈也嘗疑二說不能相通說文無眈字惟見於瞽字下解云目但有眈徐鉉作眈新附字作眈云目精也然則許氏謂目但有眈是目但有精先鄭謂目無眈是目無精不應矛盾至此又詩矇眇奏功釋文引字林眇目有眈無珠子也若眈是目精則是目有精無珠子尤不可解蓋新附字不足據也段氏注說文以眈爲俗字改目但有眈之眈爲

舟旁之朕云縫也然後前儒諸說皆可相通矣先鄭  
說目之無朕者謂目閉不能開張也許氏說目但有  
朕亦謂但有縫而不能開張徐楚金謂說尙書者言  
目漫若鼓皮是也新序雜事晉平公謂師曠曰子生  
無目朕謂生未開目也此其本字皆當作朕證以字  
林目有朕無珠子以縫解之良是桂未谷謂說文瞽  
瞽二字解說互譌恐未必然

雖褻 集註褻謂燕見 案卿大夫助祭於公與聘於  
天子然後著冕何以得有燕見閭百詩曰此冕者不



必眞見其服但當服此服者汪容甫亦云此謂位爲大夫得服元冕者也今以子罕篇證之彼處言冕衣裳者明是身著冕服矣有謂褻是素所親比者固非卽謂燕見非在禮法之場亦未晰蓋非在禮法之場亦斷非在燕私之室也然則所謂褻者或將祭之先冕服趨事或旣祭之後猶未脫冕無心之中偶然相值耳子罕篇曰雖少曰過之卽是此褻字曰必作曰必趨卽是必以貌兩篇所記本是一事記有詳略耳大全引洪氏說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雖

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相識者望文立說非是

不內顧 阮氏校勘記曰釋文云魯論車中內顧今從

古案

阮案

魯論古論雖所傳不同究以無不字爲是盧

文昭鍾山札記云文選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黻纁垂  
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  
車中內顧以爲注又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  
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  
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  
視不過轡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

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惟  
集解既從古論而又采包注以附之不知者并增不  
字誤益誤矣 案阮氏以無不字爲是而不能辨其  
所以是則習古論者不服也竊謂魯論古論所傳不  
同當以有不字爲是蓋顧者旁視謂之顧回視謂之  
內顧說文顧旋視也未有以前視爲顧者包咸以前  
視不過衡輒爲內顧是包咸之誤曲禮顧不過轂謂  
回視也旁視而及轂是謂顧回視而過轂是謂內顧  
故正義曰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亦

引論語車中不內顧是其明證也蓋車中前視旁視皆所不忌故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未嘗不前視旁視也若去不字作內顧則子適衛一節不可通矣惟回視而過轂則掩後人私故曰不內顧賈誼容經曰兵車不式不顧不言此從古論兵車尙威重故不顧不言較之不內顧不疾言又加嚴矣漢成帝論贊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直言不親指應劭風俗通過譽篇曰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此亦從古論有不字也不掩不備不見人短

正是不回顧之意又案古位字本作立然論語正立執綏自是坐立之立崔駰引作正位亦非也位有定處子之升車隨其所在皆必正立不必讀立爲位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王罕皆曰記者懸空立此二語

是先經起義法觀下文子路之共雌雉之作分明爲色斯舉矣寫照謂上下有缺文恐非記者微旨金秋潭激曰山梁之雉必是翔而後集者 案王以爲先

經起義是因子路之共而後有舉有翔金以爲山梁之雉必是翔而後集者是旣集而後有子路之共二

說當兼之觀夫子時哉之歎知必是翔而後集者蓋  
夫子因鳥之時舉而舉時集而集而後有時哉之歎  
子路因時哉之歎而後共之鳥因子路之共復飄然  
而舉矣上下並無缺文又案說文翔回飛也聞之雉  
飛皆直竄不能翔但雉類甚多或有能翔者與司  
馬相如上林賦鷗鷖鷗鷖鷗鷖張揖注曰鷗白雉也師古  
駁之曰白雉不浮水上案爾雅釋鳥鷗諸雉鷗春鉏  
鷗與鷗對文則鷗亦鷗類非不浮水上也且鷗字从  
盧盧黑色爾雅鷗鷗對言鷗爲黑鷗爲白以色爲異

舊讀此二句爲一條張揖以鷗爲白雉誤讀爾雅此  
二句爲二條也牟默人雪泥書屋雜識曰山梁雌雉  
雌當讀如鷗鷗之鷗音鍼資切上林賦張揖注曰鷗  
鷗似魚虎而倉黑色漢書作箴庇說文作鷗鷗史記  
作鷗鷗雌鷗鷗皆同字雉卽鷗諸雉之雉當讀若鷗  
鷗鷗似鷗而白故集於山梁之間流水之處若以  
雌雉爲牝野鷄則不應在梁且又不能翔也

時哉時哉 邢疏以時哉爲飲啄得其時非也上文斯  
字而後字正形容鳥之舉集得其時夫子時哉之歎

隱然見鳥之知幾與自己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意思  
一般

子路共之 董氏曰共者向也眾星共之子路共而立  
皆向之意 案共當兼拱手義拱手之拱古通作共  
鄭氏鄉飲酒禮注曰共拱手也又鄉射禮每云共而  
俟皆謂拱手也古人立必拱手檀弓孔子與門人立  
師弟子皆拱是也曲禮從長者而上邱陵則必向長  
者所視夫子贊歎雌雉子路當向長者所視故回身  
而拱立而雌雉則驚而去之矣



三嗅而作 嗅本作臭音剡舊解孔子不食三嗅其氣  
而起是訛爲氣臭之臭矣後人又加口旁爲嗅字集  
註晁氏曰石經嗅作𦏧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  
臭古闌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案晁氏劉氏二說不同  
朱子並存之當以劉氏作臭爲是 爾雅釋獸須屬  
鳥曰臭邢疏曰鳥之張兩翅臭臭然動搖者名臭  
案雉之將飛必先張拍其翅嘗聞諸獵者曰雉之飛  
起極難若有人逐之奔竄甚速而不能卽飛飛必先  
張兩翅扇拍再三而後能舉然則三臭正形容其將

飛振翼之狀 邵二雲爾雅正義曰鳥曰昊者張拍  
其翅論語云三嗅而作皇侃義疏引虞喜說云子路  
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儆知其非常  
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虞喜所說與爾雅合也嗅  
與昊通 案虞喜解三嗅與爾雅鳥曰昊合也而以  
共爲供則誤解共字並誤解時字矣釋文共之本又  
作供阮氏校勘記曰共供古字通今案古供字作共  
拱字亦作共此共之本是拱立之拱古作共也本又  
作供者後人誤改耳至於嗅字本是昊之誤亦未見

其與吳通虞喜所說與爾雅合者其所見論語必是  
昊字 錢曉徵十駕齋養新錄曰唐石經作昊後人  
加口旁於左其跡宛然晁氏所稱石經殆孟蜀刻也  
案玉海四十三太和七年敕定石經字體開成二  
年石經成後唐長興二年抄寫刊板頒天下僞蜀取  
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宮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  
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據  
此則晁氏所校止後唐板本與孟蜀本未見開成石  
經也其云石經嗅作戛者錢氏以爲孟蜀刻信矣

阮氏校勘記曰玉篇𩚑下引作三𩚑而作案阮說文案

止有𩚑字嗅乃𩚑之俗案唐石經本是𩚑字後人

改爲嗅字宋人重修玉篇爲嗅是俗字遂又引作𩚑字爾蓋今玉篇爲宋陳彭年等重修非梁顧野王原本矣

鴻恩案晁公武讀書志條舉蜀石經論語不同者僅三科述而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未稱嗅戛之異然晁氏石經考異序謂論語不

同者八科意者嗅之爲夏卽在未詳舉之五科與惜也石經佚失全謝山鮎埼亭集引程克齋語但舉春秋二條王蘭泉金石萃編所錄石經僅存毛詩卷一之後半及卷二而論語無可考證矣

後學丁葆筠校